

由“老二两”说到老戏骨牛犇

■王兆贵



牛犇。(资料图)

自打退休后，应酬少了，社交少了。尽管如此，酒还是要喝一点的。有人陪就对饮，没人陪就独酌。酒量有限，不多喝，也就一杯尽兴，二两而已。一次，人家问起我的酒量，我说“老二两”。对方笑着问，二两就二两呗，干嘛带个老字？旁边的人则回应说：哦，这是《老酒馆》里牛犇演的角色，绰号“老二两”。就我所知，看过《老酒馆》并记住“老二两”的人不在少数。

“老二两”所以留给人的印象很深，是因为原上影厂老戏骨牛犇饰演的这个角色很真实，很扎实。大连好汉街山东老酒馆开业，这位从老远赶

来的小老头儿，衣衫襤褸，满脸沧桑，弓着个腰，背着个手，反复地从沿街几扇门窗中往里打量。酒店的伙计招呼他进来，他还有些迟疑。

掌柜的迎了过来，说您是头一位客人，请他入座。他赶忙自白，掌柜的，如您不嫌弃，我每回来打二两酒，占您一角，小菜自备，您人多了我就站那唱，人少的时候我坐下，您看这样行吗？我不耽误您做生意。掌柜的脱口说，什么叫行啊？太行了！于是，他就成了这家酒馆的常客，偶尔能看到他独自喝酒的身影。由于他没说自己姓甚名谁，人们就称呼他“老二两”。

“老二两”孤单而又清苦，却与孔乙己不同，他不会说什么“君子固穷”之类的话，一言一行自觉、自谦而不自卑。“老二两”的出场既不神秘，也不夸张，却很熨帖，令人一见难忘。从略带犹疑的打量，到低姿态的自我告白，将一位不愿麻烦别人又爱喝两口的底层老人形象，饰演得栩栩如生。出场后，接下来的几个小细节，温厚、质朴、礼让，不由人心生敬意。

有位顾客因不小心踩了他的脚道歉，他却回应，是我耽误您的脚落地了。账房先生三爷偷偷给他多打了一点酒，他察觉了却没吱声，而是在结账时把多加的酒钱压在盘子底下。酒馆有个小伙计，总是默默注视着他说“他像俺爹”。这么一句话，却唤起了观众的怜贫恤老之情，非常接地气。

有位顾客欺他落魄，偷偷在他酒中兑水，他知道并不介意。掌柜的发现后，把那位不差钱却差人品的无赖请出了酒馆，腾出的位置留给了“老二两”。然而，“老二两”并不以为这是掌柜的送人情，掌柜的也不以为是偏向“老二两”，因为他俩心里都明白，这不仅是待人处事的公道与平等，也是生意场上的规矩。所以，当“老二两”雨夜来店发现酒

馆提前关门时，才会大方斥责对方坏了规矩。人无贫贱之分，却有优劣之别，“老二两”尽管从不给人添麻烦，但却有自己做人的分寸，识大体，知进退，不卑不亢。你可以把他的行为看成是守规矩，骨子里还是做人的本分。

剧中“老二两”的扮演者牛犇，原名张学景，出生于天津。他所参演过的影视剧，戏份不多，独戏很少，镜头不长，台词不多。可是，但凡有他出场的镜头，一举一动都很接地气。牛犇从艺七十多年，饰演的基本上都是小人物。角色虽小，但他演得认真、到位、出彩。演艺界有句行话说，角色无大小，演技有高低。正因如此，牛犇曾多次获得金鸡奖和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，还曾分别获得过两个终身成就奖。

表演艺术需要天赋，但这天赋不全是模仿，更重要的是有阅历，有体悟，入戏后物我两忘。老戏骨之所以能“装谁像谁”，关键不在形似，而在于神似，骨子里的精气神，靠装是装不出来的。这大约就是牛犇的可贵之处，也是观众待见他的主要原因。

湖南卫视有一档全新的节目叫《我们的师父》，主要讲述的是演艺界拜师学艺中发生的有趣的事情。在第一期节目中，几个人去拜访老艺术家牛犇。这位老先生为中国影视业的发展付出了一生的心血。让人意外的是，步入老年的牛犇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忙，且没有一个助理在身边。

不久前，凤凰卫视“名人面对面”节目组专程来到上海，走进牛犇的住处，开启了对这位老戏骨的跟访之旅。节目预告表明，快90岁的牛犇独自生活在老年公寓。同我们想象中的养老生活不同，牛犇仍然频繁外出拍戏，电话邀约不断，行程满满当当。

曾经沧海难 缘来不可说

■张 翼

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这句很有名的诗，作者是唐代诗人元稹。诗是写给元稹原配妻子韦丛的，没有太大争议。韦丛是官至太子少保的韦夏卿的小女儿，嫁给元稹之后，一度“吃不饱穿不暖”，按元稹《祭亡妻韦氏文》的说法，韦丛“不悔于色，不戚于言”，白居易为元稹写的墓志铭里提到“前夫人韦氏，懿淑有闻，无禄早逝”，也是称赞韦丛的品德高尚、惋惜其不幸。无论如何苛责元稹，这五首《离思》诗，都是感情真挚、感天动地。曾经沧海者，无论恋人、夫妻或者邂逅、一眼千年，可以读出许多人生难得两相知的况味。

前不久，陕西咸阳洪渎原上考古发现了元稹第二位妻子，也就是正儿八经的续弦裴淑的墓。考古发现，晚于元稹去世的她没有和元稹合葬。按照墓志的记载，裴淑的墓葬修建于元稹墓东“数步”。之所以没有合葬，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太吉利。

有学者推断，这是因为主持葬礼的元道护，也就是元稹唯一的儿子是庶出，不合葬很可能有他“强调自己的话语权”并“淡化”庶出身份的考量。“阻止父亲和继母合葬在一起”。另外，好巧不巧，裴淑墓志的撰写者韦绚，系元稹的女婿，其妻子是韦丛的独生女，这女婿可能也不大乐意让裴淑与老岳父合葬。有没有对错，一定有的，当事人人在不同立场可以争一争、辩一辩，千载之下，最好沉默。元稹大才，困顿多情，零落成泥、身后飘零，想想真够悲催。

只是前述的“庶出”，不知道何所指。如果是婢妾所生，那么，元道护似乎就是

元稹的小妾安氏所生，所以管裴淑叫继母，好像有道理。但是早有一种记载，而且是在有关元稹年谱的文稿里，元道护原名“道保”，是裴淑生的，也就是说元道护是裴淑的亲儿子。裴淑也是明媒正娶的后老伴，严格卡住“非正妻所生”，大概也可以算庶出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按常理，元道护应该极力主张其母裴淑与其父元稹合葬，这样不是更有利于强调其正统身份和话语权吗？况且，这个时候，元家似乎再没有其他能主事并与其抗衡的男丁，让其父母同穴合葬不是更好吗？

时代不好，生活艰难。韦丛先后生了五个子女，四个夭折，只有一个女儿存活下来，长大后做了韦绚的妻子，名叫“保子”，也有个“保”字。韦丛早早去世，元稹为其写了祭文；安氏也去世早，元稹为其写了《葬安氏志》，虽然篇幅不长，但情真意浓，读之令人怆然。这似乎又是一个打不开的魔咒。

按照卞孝萱先生早年考证，元稹本人出生在一个“父老母少、受异母兄歧视”的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。父亲去世后，他和寡母被迫离开这个家庭，过了若干年颠沛流离的生活。“这段历史，对元稹思想和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”。没想到，多年之后，他的孩子元道护，也要在近似的场景中做出抉择。所不同的是，生命力顽强的元道护所面临的挑战似乎更小，前面没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可以给他气受，虽然其庶出的身份依然是一道千钧重压。解开这道疙瘩的方式，也多少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笔者认为，“心外无物”，至于风水与否，只是一个因子而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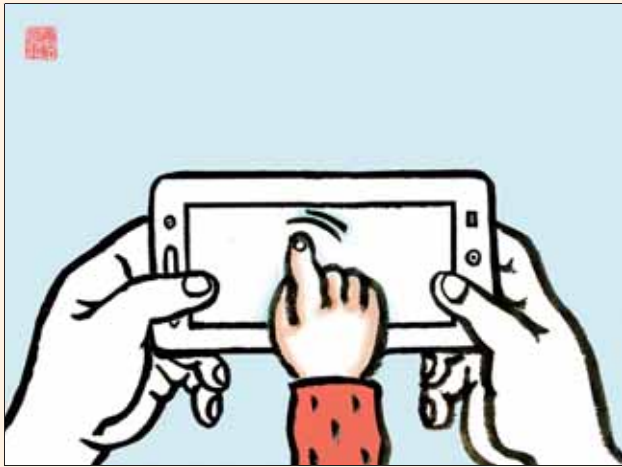
守护生命 ■于海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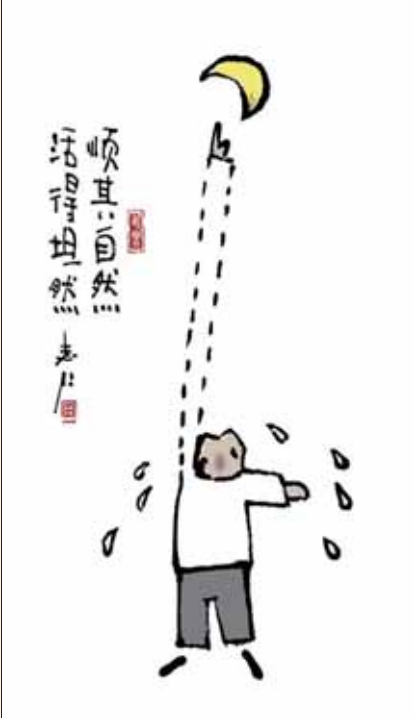
孤独想念 ■郝延鹏



低“钩” ■蒋跃新



上行下效 ■鲁楠



顺其自然，活得坦然。 ■田志仁



儿童“成人病” ■沈海涛



躺枪 ■张爱学



求助 ■王成喜



套路深深 ■刘志永



“蹭老”族 ■王琪



被投诉的幸福 ■于昌伟



舍不得 ■祁雪峰



投稿邮箱：1169447255@qq.com